

遜志齋集

冊四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雜著

靈芝甘露論

聖人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天之有雨露地之有草木此其所常有者也於其常不足觀聖人之感惟其德充仁著冥符默感露而有甘露焉草而有靈芝焉沛然而降莫測其源燦然而華莫究其根或瑩潔圓淨而其味如飴或敷為七莖九莖而質備五色此豈可以易致哉德昭乎上下仁蓋乎六合大而日月星辰遵其度小而昆蟲動植得其性中而黎庶蒙澤樂生故天為之發醇地為之孕英使粹美奇秀之氣於茲二物而見而二物未足以盡之則又為

鳥之鳳獸之麟鱗而爲龍介而爲龜未見聖人者因其世之所有而知其德既見聖人者因其德而信天地禎祥不易致而古昔之致此祥者未之數遇也臣竊求聖人之徵於聖世甘露靈芝發祥於畿甸山川之間者多矣非極盛德何能致此赫赫之嘉祥哉昔者誦諸傳記而今得躬覩之斯可爲天下慶非特一時美觀也雖然臣聞天地於禎祥之類非惟見於物亦間見於人故物有非常之質人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物僅可爲太平之徵非常之才實可以致太平之盛是以聖人尤貴之重之德可以善俗行可以化民使人見之而喜卽之而慕巋然傑然爲禎祥於天下國家者此真人之甘露靈芝也天地之佑聖人者意其在此豈徒見於山川之間而已哉

郊祀頌

有序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是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尙食進素膳及期行事自元旦至

于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氛祲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
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趨脫舄
登殿秉璧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
翕忽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爲動容味爽還坐正殿
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拜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上帝蓋上以占
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神靈悅豫黎民永受福祉苟不順洽人用弗寧
今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炤顯赫陽明發舒陰慝消伏浹于旬日
纖翳靡形白叟給翕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
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
臣伏覩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
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
斂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上帝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禋而居
敬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

天心悅無德而怨讎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霑澤是施大賚是庸析楊不陳囹圄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蠹撲之除以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羣陰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璣勢切穹蒼鼎俎旣豐幣玉旣飭池燭煒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仰覲天居乃盥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覩其色笑分命臣僚獻于羣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

來舉飲食帝謂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
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
星斗交羅其光粲粲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拱
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脩
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斂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于平乃稽
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堯禹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
邪慝陰類弗昵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畏惡絕于
未萌人心旣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
萬方永貞

凝命神寶頌

有序

皇帝始卽阼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于四表函夏之間羣黎胥慶於
是天啓厥祥地效其珍迺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
揆其初得徵兆異常質理栗温世所希見來獻天府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

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玉宸衷密感未俾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夢協驚寤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天地祖宗爲文以示遐邇羣臣稽首稱賀是日討罪之師適來獻捷王旅奮伐逆黨大奔越十三日郊見上帝十九日享于太廟每歲正月恆病陰雨至是自元日至于郊廟翳氛屏除日月華曜山川軒豁神人喜悅咸以爲上德格天而天錫斯寶及寶旣成天必錫以介福將見年穀屢豐災害不作黎元安富草木鳥獸皆遂生育茲其端已見矣寶之明徵豈徒然哉臣孝孺乃言於衆曰人知寶厥寶而不知天之攸寶知天之攸寶而不知皇上之所以寶斯寶也昔在古初聖帝明王有大寶焉位以之定民以之安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禍亂以之消福祥壽考以之致子孫賢才以之盛且昌堯舜禹湯文武受于天而得之夏癸商辛周幽厲秦政隋廣天不畀而失之漢高文光明唐太宗宋太祖窺是寶而弗能有其全是寶也或

謂之中或謂之仁或謂之皇極或謂之寬厚數千載間有得焉者寡矣不可以
智取不可以才獲不可以力爭乃至皇上而天復授焉用其緒餘已濡如霖雨
潤澤天下而民被其惠者方來而未艾也尙恐保之者或未能盡復恐後之君
國子民者不知寶之所在也取陶唐虞夏三聖人相傳之要而銘刻焉蓋精以
擇之一以守之而用其中於民德繇此立政繇此成天命繇此凝天下之至神
豈有加於此者哉天不言授皇上以寶皇上以一言發帝王之寶昭哉鑠乎真
萬世之鉅範百聖之弘謨也彼秦之斯銜其蟲篆天厭其醜焚而燼之久矣衆
兆蚩蚩追而索之噫匪有見乎神寶孰知彼之爲陋且卑乎古者國之制度繫
天下安危生民治亂者史必書之其可詠嘆稱錄者縉紳學士頌之臣官以文
學名而職在太史躬覩盛事其烏可以已迺拜手稽首獻頌曰天有太寶授之
人君百世相傳鮮得其真其寶伊何神妙莫測歛藏一心施覃九域爰在中古
無器有文妣受重華承諸放勳三聖繼作迭居天位有寶守之四海大治其精
其一曰執厥中曰仁曰義異號同功成湯得此表正萬邦周武丕承於前有光

降自嬴秦聖賢迹熄以器爲寶不寶道德茫茫千載帝王孔多傳祚短長視寶如何得聖緒餘亦克康又漢唐而下駁而靡粹惟明天子天寶啓之授以大位俾作君師克仁克明克武克毅動謀于神靜協於帝上帝之心惡殺好生皇宣慈惠任德緩刑孰辜之負幽抑罔雪剖其桁楊解其縲絏孰租之逋身困家傾焚其簿書俾吏勿徵孰厄于窮鬻及男女出金爲贖還昇父母有齒于途或骼于原斂而瘞埋釋其痛冤或以飢寒殺越于貨止戮其魁餘黨皆赦或以單弱脅從暴強釋而弗誅賜衣與糧一話一言務崇寬大公卿士庶以薄相戒羣喙懽騰幸逢聖明盍朝乎仕將野乎耕葺爾室廬育爾孫子保無外虞終樂田里民心和同實與天通天念天子養民之庸錫以寶玉夢神告語曰予命汝永爲民主天子曰嗟天命孔祥我造重器以福萬方昔人所寶寶止乎器器雖可久道不足貴精一執中二帝之謨我刻斯寶與聖合符告于祖宗達于天地著乎文章照臨後世得道者昌失道者亡以道爲寶肇自聖皇皇陛黼座寶在左右匪道弗言匪道弗履威罰慶賞必信必明聖謨在前敢有不平用賢去邪必篤

必果祇服聖訓不慎其可出令發政道爲權衡喜怒從違以道爲經緝熙日新大中之道僉曰神哉茲惟大寶寒暑以順兩暘以時災害以消民物以孳云誰使然茲寶之神匪寶之神天子之仁大哉聖仁天地是配傳示無疆宇宙永賴

省躬殿銘

有序

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羣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爲太和上猶謙讓弗自以爲德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爲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尙父所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宮室之戒曰汝其以是爲銘臣受命而退拜手稽首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乎君君之所以建極垂範於四海者在乎身而致此身於無過之地俾黎元蒙福後世承式者不以心爲之宰乎是心也五性具焉五典行焉萬理萃焉萬事出焉苟或不有以持之則發乎正者易微流乎欲者易危是以聖人慎之而加省察之功德若堯舜可以爲至矣而兢業不懈勳若禹湯武王可謂難能矣而未嘗敢忘乎學祇

德而聞善則拜者禹也屏遠聲色貨利而聖敬日躋者湯也從事敬怠義欲之訓而銘于席鑑衣冠以自警者武王也其爲事不同其敬以省躬則一也故其德業如日月之光與天地並存後之君非無雄才美質然不知聖學之要或始于勤而終于肆或勉強於衆庶瞻覲之時而放逸於閑居狎處之際其不能比隆於古豈無所繇然哉惟我皇上以二帝三王之資居二帝三王之位而篤志聖人之學日蒞治朝命令之宣政事之著陶冶庶類而措斯民于治安者旣無媿於古矣退而燕休不少暇逸而復省躬于斯焉覩棟宇而若上帝之臨撫屏展而若祖考之格聖心湛然與天爲一思慮圖猷靡有弗敬至理昭朗邪慝消除愛惡怒欲之偏無自而出芬華靡麗之誘無間而入固不待省而自存也而省躬之念不忘匪深得乎堯舜禹湯相傳之道烏能臻斯盛乎斯道不傳也蓋久徒知以智術法律爲治以故小不足以移風易俗而大不足以祈天永命聖上以敬爲學繼自今始終弗二內外罔愆將見陰陽協年穀登四靈至品彙咸若子孫黎民受祉于千萬年矣臣幸以勸講爲職謹奉制獻銘曰天眷君德付

昇兆民民之慘舒繫乎一人萬化之原庶政之本大哉此心與天地準心乎克
敬恭己無爲百度以貞四海雍熙或怠以肆天德淪亡內外交荒邦用弗昌至
聖惟堯舜禹湯武以敬相傳千載同矩明明天子前聖是師端拱法宮天下順
之未旦而朝旣盥而食淵默齋莊以建皇極于郊于廟鬼神降臨惠于臣民動
靡不欽任官以賢敷政惟德薄賦寬刑恤孤掩骼至仁暢達霑被萬方惟帝克
敬惟天降康帝心弗居彌自謙抑內殿燕休寅恭朝夕究觀前史以鑑安危左
書右詩千古與期嗜好未形防鉅于小喜怒之發必循乎道恩欲其普政欲其
平兵欲不試刑寓好生下察民情上祇天戒咸省諸躬無時怠懈敬怠之徵古
有訓辭怠則患生敬爲福基身心旣謹復省于事圖於盛時可保長治帝心乾
乾如日在天不息于行照臨八埏華構有嚴實資聖敬育德綏民永受天慶

慎獨齋銘

恆人爲善徼利務名謹於昭昭肆於冥冥乘衆不察恣意所向人欲橫奔天理
淪喪君子懲之慎於至微匪虞人覺而畏己知一念之萌必存乎正片言之發

必主乎敬勿謂閭室忽而不欽易欺者人難欺者心勿謂細行放而或貳細行不修大德將敗惟聖之明不見是圖矧茲士子不敬謂何於赫天君宰爾百體率而從之勿越乎禮禮爲教本敬爲德基本立基宏奚施弗宜齋居有嚴學者孔秩監茲勿忘聖謨如日

謹節堂銘

天道在人爲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爲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挾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絲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閭爲我必式

喜友堂銘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行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絲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嘆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爲喜

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于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
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
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
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仇先生之
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篋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
不待奢分饗并飡居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
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第耨于後兄耕于前旣孝旣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盜
然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
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永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酢酒先生起舞取
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于名堂蓋有志乎敦
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勉之銘曰天賦恆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

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
義交以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廬有異其畝
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以天下付諸癡兒儂業隕身莫不
絲此嗟彼不仁實滅天理天之俾汝爲弟爲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
其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饑父悲胡私其身曾不致思在父
之身或有痾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彊今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
懿美竺君好學慕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其嚴揭以
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顛泚繇近而遠尙克推之政行于家
邦國其儀之

慎思堂銘

有序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居之堂曰慎
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
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

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爲昏迷汨其天
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
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祇帝之命揆其所
存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
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腴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忘心所惡讐患不能
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償國瘵官爲休爲祥爲凶爲禍所思一殊判
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絕于未爲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
微稂莠之拔思發於中絲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勳名之盛上配前古視
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慎恪厥
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寧野軒銘

有序

善爲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韻然無思頽
然無爲椎魯敦樸而不雜以僞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搔之以

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媮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嘆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闇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爲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曹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賈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澆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爲寧失之於野可尙哉其爲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復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烏知其非兆數不可以無述也乃爲之銘銘曰皇始尙質貴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爲媮質甚爲野以媮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澹泊無華靡曼姱都乃

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爲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於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蓏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尙愧不忍爲非無才智亦有儀度慤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知其韞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遊觀尙勸爲善

雙桂軒銘

有序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旣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爲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邪不可無以識也爲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

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訾其夢夢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
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
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姓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
天亦可親日視于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無匿爾衍爾昭爾公
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有序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
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樓君將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
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繇作也銘
曰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
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雖不外乎此以求道

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斲爲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天民萬理紘紘櫛之如髮春融海澡水長泉達內刻其穢外薶其戕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污勿畫於邇日運天行真語確履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治乎各充其需禮敘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永懷

方硯銘

方其外以繇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殷濬發斯文以相乎乾坤

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文

倭硯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帷幄矧伊人可不學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此以扇暍仁君之聖也繇孝而充之則爲奉上之忠繇仁而廣之則爲澤民之政也

王待制私諡議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議私諡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于行事發于文辭表裏相符華質不爽故著之于書者卽其操行之餘形於言行者卽其學術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之事君則不足以光華朝廷表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于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于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旣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俎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繇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靄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躋之今欲撮

公文行以文暨節諡之於禮其可衆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爲稱乃定諡曰文節

試筆說

吾居乎鄉客遺善筆二分其一於友人而用其一銳而端圓而勁以摹畫咸與心稱愛之不忍妄用遇佳紙墨洎文辭則以書書畢滌而藏之恣意率手有所作則用其次者是以雖甚久而猶新焉他日友人至問其所得則曰弊而棄之矣詰其用則紀錢粟貨利卑猥事不稍惜視之與里巷所爲偏軟軟惡者等不知其爲美也吾聞而歎之友人曰子何歎之細也以余用斯筆也而違其任余則有過矣雖然世之用人者得無有甚於余之用筆者乎筆易爲也美者易得也用久必敝固其職也今夫所謂賢士君子者天之生也難生而不夭死不疾病獲全其美也尤難然而用之者不任之以立政教修紀法居廟朝治海內而卑位冗職是命一不快於意不待其敝而棄之且加不勝之法焉者亦衆矣不

彼之歎而於筆焉惜是尙爲知類也哉吾愧乎其言謂之曰筆吾所任也故吾知愛而嘆之任人非吾事也吾其敢僭而嘆乎若姑修其可任者以待人之任己何暇乎世之嘆而吾之疑邪

畏說

人可無畏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與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聞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然尙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慎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

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伎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
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惰焉以言乎
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
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觴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醜毒存焉思
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
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
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
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
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
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
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
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
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己以

禮蓋粗知所畏者今將貢于京師升于太學而達于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尙因子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習菴說

鄉先生陳君季明年六十餘而進學不懈間謂予曰吾之生也先子以晦菴朱子之名命之及長而知其不可也請更焉因名爲熙旣而自念名固不敢同於朱子然奚敢舍朱子之學而不學也故別號習菴以見志子以爲可乎予曰可哉古之人以昔賢之名爲名者若司馬長卿之名相如慕乎藺相如之爲人而取之也顧元凱之名雍蔡中郎喜之而以己名與之也然而長卿未必如藺子元凱雖賢亦未嘗類乎伯喈豈非名可以取諸人而道必在於自至乎君子之學聖賢務乎道德之同而不貴夫名字之類自孔孟以來學孔孟之道而造其極者其名必非與孔孟同而其道則無不同以其志乎聖賢之志而習乎聖賢之業是以卒至乎其域而不自知也苟爲無志而所習與聖賢殊難以舜禹自

名亦妄焉而已夫孰以爲可乎今君於名則辭而不敢與朱子同於學則習而不敢與朱子異可謂知所務矣然而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爲學者至於道之類乎朱子者未之或見何哉蓋疎淺者竊其華而忘脩己之實質魯者守其意而不求致用之全莫不自以爲有得焉而終不得以成身而見乎世君之所習誠能以敬存心以義制行窮萬物之理以周乎事盡彝倫之常而不失其中歛之則措於家施之則被乎民雖欲辭其名而人固將以善學朱子之道稱之矣不治其本而攻其末習乎其言而不察其所繇言則凡所習者未必非朱子之所棄也而豈君之志也哉抑予觀世之學者少之所習既長而怠壯之所習未老則忘是以雖欲志乎道而不可得君年愈高而爲學愈力孜孜焉以未及古人爲恥於是乎過人遠矣蓋或習焉或否焉而習乎非所當習者衆人也終身繇乎道而不少息者君子也始乎無所不習而終不習無不利者非聖賢不能也習乎習乎其亦有無事於習者乎然則君也苟終身習焉而不止其爲君子也孰禦焉

王温子栗字說

浦陽義門王温柔和而好學加冠將定字其師劉君恐其不足於剛也字之曰子栗爲辭以祝之而復謂余曰願有教也余曰事有似異而相資者水火以爲爨鹽梅以爲和寒暑以爲歲絲其離者觀之戾乎其不侔不可比而合也然是數者必相合而後致用並行而後成功夫豈果異乎哉剛柔仁義之辨不啻水火然未有不兼二德而可爲君子者視其外謙卑遜順之氣穆然求其內莊敬誠篤之意確然故端方而不犯慈良而不倚以之措大政持大議不變辭色而天下從之自道之不明士各因其資之所近爲學柔則至於枉己剛則至於違衆枉己既不足以立事而違衆又不能有成治功之不見於世非此也與天下之所病者非不足於温也而患無以守其內是以柔懦者多流於詭隨劉君勉之以栗其知所教矣慎哉栗乎爾毋厲外而懦中也必也挺拔特立如雪霜之松柏不撓不折以固其節乎温乎戒哉爾毋翕翕以合煦煦以同必也如春之融長養生息而不見其迹乎栗者所以爲敬也温者所以爲恕也居敬行恕而

至於君子吾於子乎是望雖然飲食資乎水火而飲食非水火也鹹酸本乎鹽梅而至味非鹽梅也歲功成於寒暑而天地之化不止乎寒暑也周人有言曰不剛不柔厥德孔修德備乎剛柔而剛柔不滯于事惟聖賢能之

鄭叔度字說

麟溪鄭君叔度與某同學太史公之門謂某曰吾之生先子貞孝君以楷名之及冠太史公字以叔度字之義公嘗欲教我矣而未之暇幸與吾子相好子能知公之意乎知則盍爲我言之某曰予未之聞也以臆言之公之期叔度者不其至乎度者先王所以齊萬物一民志之器也天下之物至衆也姑舉一二言之布帛綺錦出於人之爲其長短侈狹鄉異而家不同苟無度以絜之爭奪之端何繇而弭乎造宮創室羣材旣備百工咸集木之宜圓宜方爲柱爲梁長之爲棟楹短之爲楔榑苟無度以絜之何繇成匠石之功乎作樂制器範金爲鐘斲石爲磬絙絃爲琴瑟剡竹爲簫管穴匏爲笙搏土爲塤革爲鼗鼓木爲柷圉其長短豐約之制至不同也苟無度以絜之則音何繇而和乎任土制邑建都

立國或畫田爲井或樹城作屏大而四海之內山嶽廣遠無際置疆分界立爲郡縣以統之設爲上下以縻之揆里行令數圖責貢苟無度以絜之孰得其數而爲之限域也哉度之爲用亦大矣雖然度有二公家之度懸之國中而四方之民各以其物來就而平焉忤者不敢怒智者不敢欺吝者不敢惜強者不敢違以其折中至公而無私也繇國而郡繇郡而邑莫不皆然三家之村足不履官府之門耳不聞法令之教削蒿而爲度以竈煤節其分寸量布揣帛自以爲可也苟律之以公家之法則爲辟矣夫人之爲學何以異是閭巷之氓飾詐任情自用其愚行之於家非不可也折之以聖人之道則過矣故聖人之道公家之度也取法乎天地合明乎日月前同乎三王後符乎萬世若周公孔子者爲度於天下者也其次若子思孟子之徒明聖人之道爲一時所師爲度乎一國者也次能脩身繕行以善化俗若郭林宗徐孺子之流人稱忠信者爲度乎一郡者也次能篤愿自持動靜不悖乎法取與不過乎義者若元紫芝陽城之流出能盡其職隱能固其志爲度乎一邑者也下此則卑矣今叔度之家秉義聚

居者十世堂序之內秩然而禮穆然而樂林宗孺子之行人人操之而叔度蔚有文聲已足爲一郡之度矣而太史公復以度期之豈非欲進於其大者乎大莫大於聖人之道一民志而齊萬物者聖人之事也叔度曰懋而學之其不得爲賢者乎其不得爲一國之度乎豈非太史公意乎抑亦貞孝君之志乎若夫漢之廉范黃憲皆以叔度爲字而後之同者甚衆二子雖賢而不爲叔度言者將以大者望之猶太史公之意也

王氏兄弟字說

翰林待制烏傷王先生有二子曰綬曰紳次第加冠於首各請字於金華太史公公字綬曰孟縕紳曰仲縉而某告之曰美哉二子之名與字也其爲用貴矣朝廷宗廟之禮穆穆在位百辟布列登降俯仰之際鏘然有聲者非佩玉乎卽而視之天子之玉白也公侯之玉山玄也大夫世子水蒼暨瑜也士則璠玫也而貫之者非綬乎綬則皆綬矣又卽而辨之天子以玄組公侯以朱組大夫以純組世子以綦組而縕組則士也縕者赤黃之色而孟縕之字以之豈非望其

修士君子之行而不爽於用者乎嗚呼綬以貫玉而嗚乎朝廷宗廟之中孟緼嗜學綴文煥爛而和平某深願孟緼之貫道以鳴國家之盛也雖然綬之所繫者非大帶乎大帶之垂者非紳乎大帶之博四寸素而朱裏者天子也而裨以朱緣素而裨垂者大夫也而裨以玄華練而裨垂之下者士也而裨皆以緇士之紳三尺有司去其五寸紳與帶非二物也謂紳爲帶可也謂帶爲紳亦可也其等雖異而其爲用約身而縉笏者則一也笏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以球玉以象以魚須文竹以竹本凡四等而將事執玉之時皆摺於紳是紳者一身之束約而敬之本也端冕之卷然袞繡之班然非紳以約之未見其服之稱也球象之溫然文竹之燦然非紳以摺之未見其有所措也而仲縉之字以之豈非望其謹飭自持而致於用者乎嗚呼紳之用要矣昔之稱大儒君子曰縉紳先生某深願仲縉益勉而思以嗣待制君之德也抑又聞之待制君之名爲禕而字爲子充禕亦服之貴者昔太史公嘗推其義且相期以文顯亦既有徵矣今二子也亦有美名而某何人敢繼太史公之後哉雖然二子也其尙無忝厥父

某雖愚又安敢不勉

戴樂和之字說

事有不相謀而相感者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是八音無知覺運動之靈世之所用以爲樂者也仁義中正孝友人之所爲以善其身世之所謂德者也德修於己己知之人未必深知之況此八物者何絲而知之乎然而德感則八音之樂隨之以感德衰則其音隨之以衰非八物之有知人之誠足以感物物有所不能自止也舜之韶紂之靡靡皆資於八音者也而其音之不同猶陵與谷然者非所以感之者異哉故八音可以人力爲也能使八音和而不失其正者非脩德以和之不可也自三代以來八音未嘗絕於天下然終未有及乎韶之遺音也非其器不若其德不逮也苟有太和之德雖操牛尾而叩缶以爲節將有天育神化之意矣不然雖后夔之器尙存而欲其和胡可得也浦江戴先生名其子曰樂問字於太史公公字之曰和之蓋勉之以德也古人於樂無所不用而今也惟有天下國家者得備而用之其於無位者宜若無與焉然君子禮樂未

嘗斯須去於身者非有器之樂之謂蓋無器之樂也有器者固有今與古之殊不待器而和者今何異於古哉視於其身慈讓忠信之色睟如視於其家親睦信順之意翕如此樂之本也奚待於器乎戴氏自德聖以禮樂爲學先生學焉而至者和之試求樂之本於身推之於家懌乎其無乖秩乎其有儀則凡接於耳目者皆樂也余將於是而考其德

傅希道字說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于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爲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爲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爲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淳

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號甚美也而願余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得也千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爲千仞號檉楮以梧櫟人必檉楮之是豈名之爲貴哉有其實之爲貴也希道因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爲希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余言安所益乎

陳野翁字說

天下之事不患其未備而患其太備方其未備也有才智者皆可因其跡而繼之及乎既備而至於無以加傾於極盛之餘而蠹於至飾之後自非聖人矯而持之鮮有不爲大患者故帛之未繪也五色雖未著而黼黻文章之質已具爲玄爲黃無所不可恆有餘美焉或者不察而采色繪畫之炳然溢乎目者固若可愛而物之至美亦窮若先王之治天下常養斯民至美之樸於政教之先使之不以物遷不以習變而不至於不可繼是以安化而易使和柔而易制苟爲

不然籠之以智巧誘之以權詐彼將各逞其所長以馳騫于世紛紛狙伺乎上者日新而無窮而上之所操者已殫矣國家之亡罕或不在乎此昔者孔子每病周末之文而欲從忠厚之先進孔子豈惡乎文哉惡乎樸之散而文無措也去先王之世益遠是樸不知其所在者久矣求之於通邑巨都茫乎其不可致也求之於華顯之位邈乎其異於斯也反而求乎深谷窮山之間蓋猶有可徵者焉苟無好古之君子與不溺於習俗之弊者天地之至美幾何而不至於胥亡也哉常觀乎閭里之會凡耆舊老成之士發言履行多質實近厚有古昔之遺風而少年英銳往往飾智以相詐挾奇以相高可喜者既過而可悲者繼之吾以是知孔子之嘆有以也四明之南有邑曰奉化奉化之桐照里有士曰陳先生性高守介類古卓行君子年六十餘矣教其子甚嚴待鄉人有禮而和始名曰文而字爲允章既老而觀先進者之日微也復更名質而字野翁余違古人亦已久矣持其身以行乎今之世心恆惴然恐爲淺薄之歸而不獲聞故老之儀型何幸乃得先生乎今之俗可觀矣革既弊之文而復乎野以全斯民之

樸宜必自東南始東南文之勝處也然則先生更字之意焉知非其兆乎余雖鄙且賤猶及預聞之

王子文字解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於衆人然其異於衆人者不在乎名字之美也視其德與行焉耳虺蟲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蠋螟動之微也而王蠋爲貞士滅惡徵也而子羽爲君子疾不祥也而樗里以智聞夫豈在乎美其名字乎賢聖仁義惠哲忠孝此八者天下之美號世之人以之自名者多矣人未必以是稱之而蓄德謹行者雖未嘗用之爲名字人必以是號加焉故以美言爲稱謂不若踐之於身見諸行事之可寶也自有名字以來人以美言加其身者宜亦衆矣而傳於世者可得按籍而計豈非躬行有不至乎士或能以名字達于一鄉而不能達于通國或稱于一國而不足達於天下然有達于當時而不聞於後世者焉百年傳之久而遂亡者焉蓋其名世若是之難也沮溺謂孔子爲魯孔丘則是時與孔子同姓名奚特一二哉然惟孔子傳後世爲學者師而彼咸無聞

繇是知名字之不可恃苟無足稱雖襲聖人之名以自號無益也而況於美言乎人不修其可傳者惟名字之務美寧非惑歟浦陽王君其名曰江而其師友以子文字之其字信美也然斯文也周公孔子之所終身學焉如不足賢人大儒竭心思智能欲庶幾而不敢望者子文乃取以自別於人其可不懋於德乎水不必皆若湘沅也惟能自達於海者則皆謂之江浦江其一也其水不可容舟楫浴牛馬而以江名者取其不資巨川之助而能趨海爾夫繇衆人而視聖賢何異水繇遐荒而趨海乎然而水無微而不至於海者以其不息也思是名也學聖賢之道審能如浦江之於海則謂之子文也無惑

黃晏仲晦字說

浦陽黃君晏其生之時當元至正中四方兵起天下大亂民俛俛在于戈之間奔走伏匿無一朝寧其父孩而抱君曰是兒之生庶其有晏乎遂名之曰晏及乎真人應命而起掃除殘賊宇內晏然十五年間遂至平治而君適當加冠方斯時士之揚材露技以于世者又皆騷然不得安其居其賓贊相與言曰欲晏

者惟自晦而已於是字之以仲晦而俾予暢其義夫士之生大之欲顯功名於天下著譽聞於後世次之猶欲顯于一國下之猶欲顯榮于鄉邦而奚願於晦哉蓋晦者顯之根也曷不觀於大澤之龍蛇乎當天地閉藏之時遁形於沙泥之下曾不如暖井之跳蛙惟其善自晦也一旦出則興雲霧而雨九土矣古之君子其顯之至者曷嘗不繇於自晦哉或晦於屠釣或晦於魚鹽或晦於畎畝晦之久者受抑挫憂患必深所以增其智慮而助其材能者亦衆矣故一有用於時天下無難爲之事而立非常之功豈彼自銜者所及哉然其晦也非直與庸衆人逐逐同汗也雖晦其身而其心未嘗不經營乎天人之際上下求乎古今之豪傑而尚友之也苟亦逐逐然與恆人同視彼自銜者又何異乎喜功好名之士挈其所有以試於人非不足以立取貴富夸耀其鄉里驚駭乎衆庶然而其憂殆不勝其樂其安亦不足償其危也豈非不知自晦之使然耶黃君之父自危亂之時思冥安而以名其子字之者又知所以保之之道可謂善名字矣黃君苟能以古之君子自思而勉學焉則夫顯融之來可坐而得矣不亦善

於爲子者乎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旣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充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絲天地而觀之發育鬯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絲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爲學豈能加毫末於斯理之外哉絲是而發言焉則爲善言矣絲是而制行焉則爲善行矣絲是而措諸事爲見於德教則爲善政矣言善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爲安者安未至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爲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

珍傲宋版印
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爲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爲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蔣伯孚字說

予嘗觀乎大澤之陂而知易中孚之義矣方其一碧千頃涵山浸空清恬靜帖鱗介呈露已而風蓬蓬焉生拂林動谷而加乎澤也恬者沸帖者震絲縈穀動濤迴浪噴萬皴相因變怪莫盡則仰而歎曰斯所以爲中孚也乎聖人之取象精矣夫澤至靜物也孰得而感之苟以石則石沉矣澤何能感以火則火滅矣澤何能感以雷則虛聲而不動物澤何能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有生成之力而欲一感之不可得也必也其風乎風動則澤應有不待踰時而感者矣若此者以其中固有相孚之理也而斯卦也巽悔而兌貞巽風而兌澤於象爲中孚又巽順也兌也以順感民則民說而信矣於義爲中孚又二體之中畫皆陽有誠之義全體中虛有虛之道斯聖人之取義又精也夫人之心至深而不可測猶澤也將何以孚之哉苟以威刑感之則猶以石沉澤也徒撓之耳以智計感

之猶以火投澤也徒自勞耳以號令感之猶以雷動澤也徒震撼耳能感之者其惟誠乎以誠感民則有不言而信者矣豈惟居上位者爲然也雖公卿大夫亦然以誠事君則君信以誠蒞事則事治以誠享神則受福矣豈惟公卿大夫爲然也雖士亦然親親也匪誠則離處鄉黨也匪誠則怨交朋友也匪誠則爽豈惟士爲然也惟藝亦有然者孔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者常理也謂誠也醫而非誠將孰信之哉烏傷蔣伯孚士而醫者也而其名曰誠徵予說予故釋其義以告之伯孚能審乎此爲政可也醫云乎哉

蔣氏異瓜辨

東陽蔣宗顯藝瓜之圃得異瓜焉並蒂而駢實紺色而璧文圃人異之曰自吾一人詎知從事乎茲獲瓜多矣未有若斯之異者其殆祥乎不敢取以告宗顯宗顯視之果異也不敢以食奉之而歸或曰此祥也天下之物異於其類者爲祥爪牙角鬣之倫煢煢也人恆見之不貴也其異乎類者曰麟麟不可多得也人貴焉故麟謂之祥羽翮而飛者充天下人不貴之者必其多者也其不可見

者曰鳳故鳳謂之祥萌而生者衆矣而猶貴乎朱草湧而出者衆矣而獨貴乎醴泉豈非以其寡哉今夫瓜家藝而人食之累千百未見其狀之若此也而蔣氏之圃獨見之安可弗謂之祥乎或曰不然物皆本乎氣化而莫能相通各囿於天而不知其所繇木之樛者曲者岐者詭形怪質萬變而不齊人不能詰其端雖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謂木有意於爲之木未嘗有知也謂造物者使之然造物者不若是屑屑也然則物各役乎天而不自知也明矣何預於人事乎人之指有岐者脅有駢者人不知其曷爲而然也夫人之靈且不能檢其形況是瓜也植物之微者自知爲異爲祥乎草木之異常者皆氣之變也於人事乎何與而人以爲祥豈不惑哉二說者相持久不能決宗顯以問余余曰謂之祥者是也謂之非祥者亦是也君子之道大極乎天地微通乎鬼神能充其用兩暘寒暑自我而施況一草之異乎故有以致之則謂之祥可也苟無以致之雖使禾穎同乎隴木理連乎庭災害之來猶有莫止者祥烏可恃乎蔣氏於東陽爲望族忠信孝友著于鄉疎親聚食合爲一身斯人之祥也祥乎斯世者也

又何以蔓生蓀實之怪爲足尙哉且一瓜之異於其類猶聞於人而名於世況夫德之異於衆庶者乎蔣氏其益務滋乎德而勿異乎瓜他日治民者奔告于天子以爲東南之邑有祥民者必蔣氏也耶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七

天地之間萬物皆由氣而生氣之聚散成敗皆由氣之盈虛

故曰氣者天之寶也萬物之所資賴也

夫氣之於物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魚亡氣散則物消

故曰氣者人之命也

夫氣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竭則人亡氣散則人亡

故曰氣者人之本也

夫氣之於物猶火之於物也火熄則物滅氣散則物散

故曰氣者物之主也

夫氣之於物猶風之於物也風息則物動氣散則物動

故曰氣者物之動也

夫氣之於物猶光之於物也光滅則物暗氣散則物暗

故曰氣者物之明也

夫氣之於物猶聲之於物也聲息則物靜氣散則物靜

故曰氣者物之聲也

夫氣之於物猶味之於物也味淡則物淡氣散則物淡

故曰氣者物之味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

自天授日凡草之氣味學日知然者顯于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新編志云文獻錄而之變則爾蓋故天世故也 越州晚學盧 演輯訂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雜著

考祥文

孰為祥乎匪物繇人子孝臣順父正君仁是之謂祥數者咸備雖星隕地裂不足以為殃苟失其道上下易職尊卑乖序雖芝生宮寢麟鳳在郊於祥何取世之人弗思求祥於物不知己之躬有祥攸出為善于家祥實基之不勉己而循物禍之所隨

戒妖文

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山崩川竭雖為可畏

嬖庸賢遁尤爲可懼牝晨羝乳人以爲異數倫敗俗其禍尤著嗟乎今之人樂妖爲祥行如跼躄喜色揚揚哲夫旁觀股栗心掉彼謂無憂酣喜譁笑天縱汝爲妖吾則莫知苟自人與汝寧不思

文入 諂伯牙文

世傳伯牙事陋矣張文潛爲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義尤陋也余讀而鄙之爲文諂伯牙且正張子之陋其辭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恆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自重而違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爲藝也善而爲識也卑君子之學自得而已苟余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旣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不知舉世使夫人能識子則何名爲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爲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爲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效於邇嗟伯牙

乎爾曷不以萬物爲一身以太虛爲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遊心乎沖漠之鄉
下迨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者語奚爲栖栖焉隘狷而可鄙
此藝之所以爲小技而子固不足與聞乎此也耶

弔茂陵文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憩於道旁兮覩高丘之崢嶸卽故老而
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躋遺廟以屏營淒風起于叢棘兮
颯颯嘯于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曩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遘炎靈之
方熾陋堯禹爲未足遵兮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瘠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
騁車轍于八荒兮候神人于海濛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希軒轅之
騰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于戎胡兮生
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于巫蠱兮妃胤丁毒而噉冤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
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
闕之崇敞兮求斷礎而無所後宮之詔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

想壯魄之已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尙奚爲隱
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于
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表聖
而黜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
尙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襲兮仰昊天而永歎

籲天文

維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六月乙卯朔下土臣某謹稽首昧死言維天生人厥
質匪恆君之惟后淑之惟師匪后無以厚生匪師無以惇理位有隆卑其任惟
鈞天降疵民不靖乃生越二紀茲甫受師后之功孰迪彝訓俾弗沉迷時惟臣
師實宣若皇命肇小大遐邇民咸若德蹈則庶邦底寧忠順徵嘉不自引伐亦
旣致厥事心罔或弗念帝室肆仲子元孫顯被寵命咸率履攸行弗越謂后惟
天惟父惟天下烝民主曷敢不祇順暨躬暨嗣人曷敢弗伏思錫繼忠孝于將
來時飲歡曰斯我后之德時逸燕息曰斯我后之惠遠臣耆艾童弱戴后德允

若臨視粟粟肫肫罔有違乎昭憲誠亶篤宜聞于天天曷不易謚乃裁降之大
戾恫戕厥家播流于西邑耆臣黃髮邦之寶龜灼知幾先邦之水火灼資民庸
邦之粟帛民賴以生今曷使匪辜踐艱荒民罔不大惻曰曷自遺耆成人繼自
今民何鑒何式何賴以永存如父母懼凶災罔豫矧臣承導 愛愛德施弘章
肇閔閔心隱痛若弗能生念凡民師猶父母父母疾肯子籲祈於天天必閔應
臣自茲始祇陳厥繇臣有壽年祿慶在天未逮臣身願輸弗享以延師之脩齡
啓帝心俾師克復故里居建乃家勿墜庶海內民有仰邦國有望臣死罔悔惟
天鑒民誠誕敷休命匪臣蒙嘉徵將兆民是賴臣聞曰民雖卑誠靡不格天天
雖尊惟誠之從嗚呼皇天其尙閔茲臣小子未有知惟天其惠綏休命

告風伯文

舟楫所資惟風與水二者皆得一日千里其或不然水戾風違咫尺莫進如受
繫維今赴京師舍車從汴河決梁陳茫無畔岸所冀清風送我于南風乃逆施
不可以帆篙人艣工流汗成雨白浪湧騰抑退軒舉歲當大比羣士畢來天府

奉詔俾擇其才時有常期勢不容後風苟尼之果誰之咎帝御九州事天敬神
凡爾百靈孰匪帝臣邦國大事在乎取士不能體國亦神之恥咨爾風伯幸停
怒威亟北其旋翼舟以飛三日之間達於畿甸我期不愆神亦罔怨百靈洋洋
儼乎在前豈吾之私帝命是虔

里社祈晴文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于吏不敢怨
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
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柰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
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于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
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
雖蠢愚不能媚順于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
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
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

告

告佑順侯文

古之人以守鄉邦爲榮者豈以父兄宗族親戚友朋之所在一旦出人所不意
傲然官府之上賞罰予奪千里之內爲之榮哉吾生乎斯長乎斯飲食乎斯學
問交游莫非斯郡之人則知其風俗之盛衰究其民人之苦樂莫吾若也幸而
得民牧之寄除其所苦副其所樂革吾平日之所甚惡施吾平日之所欲爲使
一郡之民皆與被吾澤斯其所以爲榮也雖然守之任有常歲人之禍福不齊
有及終歲者焉有二歲者焉百一之中或至於三年則又徙而他之矣雖欲盡
其心智殫其材力不可得也今君侯以□康之人生雖不得守鄉郡沒而爲神
受帝明命合享廟食於數百里之內朝廷褒幽德錄利功錫爵爲侯冕旒被裳
秉桓圭坐乎殿堂之上鄉郡之長老子弟奉幡幣具牲酒備樂歌拜跪裸伏乎
階阼之下無間深山窮谷望望而有之今二百年矣君侯之榮勝於守鄉郡
者豈不遠哉然榮之大者其責任亦大不可不思也某天台之書生愚不足以

知鬼神之故以所見者料之上帝不猶人主乎君侯不猶守令乎今有守令受人主之爵祿而不治民事又見小民之急而受其貨財酒食既已得之而漫弗省其所苦小民不赴而訴之則人主且察而誅之矣今當六月而天不雨禾黍焦然欲死小民無所控語持牲醪禱乎君侯之廟者相繼也君侯端坐而享之未嘗有所或拒又不告之帝乞涓滴之水以潤下土在他人不悉生民之苦者猶不當爾況君侯父母之邦乎君侯不能辭其責也審矣然而守令若此則上有人察之下有人訴之上帝之憂閔下民豈有任不職者而不怒其怒與否固不可知然而小民亦不訴者以無所訴而遂止是小民至愚而不知禮也惟禮年穀不順成變置其社稷土穀之主有功於萬世一不順成且得而變之況君侯乎君侯不可自恃也明矣夫禮天之經也人奉天經以行則猶天之爲也未見其不可也人謂神乃帝所命人不得而變是不然帝無所私其好惡視乎人之好也帝亦好之人之惡也帝亦惡之向以此郡之人懷君侯之德故帝以命君侯帝之命君侯者以君侯能澤一郡之民而知其利害也今君侯有民而

不恤受民之祀而不辭帝苟聞之責君侯豈其難哉君侯若此非特此郡之人可廢君侯也君侯之厲民不仁也受祀不義也以此二者有能率民數君侯而墟其廟廢其祀是天之所甚予也況君侯天下之偉男子以生民爲心之日久矣其忍視民之窮困而不救乎君侯其勿謂某不爲也某腰下有三尺劍欲爲四海除患救害每見民之憂苦輒作蛟龍鳴思擇其尤者而少試之君侯幸無忽倫三日不雨當先拆君侯之廟投之於水恐君侯或蔽於左右近習而不知故先以告君侯其深念之無悔

覈咎賦

數言而□□兮秉吾志以陳辭質尼父以爲理兮要子輿而無私爰抗志以邁往兮□火中以爲期匪道術吾弗懷兮匪聖哲吾弗師朝旣遊於貝闕兮夕又息乎瑤之圃睹珍瓊之溢目兮胡獨□猶豫而不取豈味惡乎斯類兮恐心淫於可喜寧不美夫琛璧兮匹夫懷之而禍己策余馬乎會稽兮探神禹之祕穴悼道文之湮喪兮□□□之惟輟比吾濟乎大江兮抗呂梁之驚濤衝風擊以

以爲直兮無營營以爲阿詭而弗卑兮正而弗亢無易合而難知兮有難近而
可尙剛毅聖之所取兮柔□□□□彼務私而苟悅兮知其中之匪仁道乃貴
乎有名兮□□□□所□處衆忌而莫辭兮同羣猾之攸□懷斯言之不能忘
兮□吾意之未堅始敬□而不怠兮茲少□□□逢悠揚蛾眉之姣好兮衆女
怨其殊特繫孤鳳於雞鷺兮□與之競食屈媵麗於文辭兮黨人譖而放黜
賈正言而□□□兮椎魯惡而遠斥顛蹈道而則聖兮邪交謗爲鬼蜮□立言
而輔經兮儉鄙訾其悖德自古昔而有然兮矧菲薄之極愚彼設而坎穽兮慚
不顧而徑趨焉帖翼而下搏兮孤雛以爲□狼妥尾而伏伺兮犢衝突以爲侶
禍恆隱於不測兮謗恆發於不疑悼不智而受侮兮何彼人之足尤覽先哲之
好脩兮□□微而不揚方進鬻□而其所爲相兮趙堯果代乎周昌語終而降
拜兮美郭奉之善誘□縱賢於同類兮夫豈足爲師友以倒屣而見粲兮弘知
枯之將貴脩虛挹於周英兮曰非□□敢□抱朗明之精誠兮又重之以無□
在此曹無損兮□□其見如先後之胥接兮固代謝之恆理擠俊而訕哲兮

□□□而何恥繫人厥有之命兮豈毀譽之能移諒勞心而何益兮□哀德□
 □□□於人兮毀與皆可師譽□□□兮毀□□□昔忠人
 謂何兮明慤戚於細故神□□□不於□兮□□乎九土前三秋而無始兮
 後百世而無終□□□起□□何異蟬蚍與蟻螻馴麒麟以駕軛兮繫□□
 □□□兮□鼓元氣而凌鴻濛吾將視天□□□閔兮□□□□□□
 責□於外物兮□期企乎原多缺誤

靜學齋賦

惟昊穹之玄默兮備恆道以示日月煥其錯行兮紛布□□□展肆一呼而一
 吸兮為發育與摯斂羣物從而榮悴兮□陰陽其舒慘大莫踰於嶽瀆兮小莫
 至於昆蟲顯何遇而弗□□兮隱何感之弗通且深廣兮夫何術而能□□極
 靜靜乃動之根兮□□五氣上臯行而妄動兮庶類之營庶類之營化□□
 □□□其無成矧同人一心兮應外觸乎糾紛匪澄明而靜一乃如絲而
 如棼□者聖師之無憲猶日□□□潤指昊天以示人兮欲無言而默運猶

賜之善辨兮謂辨予謂未知顏氏顏氏如愚兮亟揚言其庶幾嘉木訥之近仁
兮佞之爲□□□□而潛思兮弘猷之在茲維周氏後作兮與紹千載之遺統
揭道奧爲圖書兮曰主靜以制動何明者之通達兮瞽者從而遠之道昭昭其
孔彰兮昧者棄而材之得失兮恐利口之深詭雖榮盛而□□切兮何異□□
螻蟻余少志乎行道兮獨慕乎前脩有虞信莫京兮餘可以以爲述標禮樂以
爲楫兮施仁義以爲舟濟漫□□之洪波兮冥斯民於樂丘忽有悔其不然兮
知余台之未至欲以靜而爲學兮庶來者之可冀且潛心於沖漠兮夕重之以
乾乾攝衆衆而靡形兮中扃湛其若淵交至而弗勞兮如水涵而鏡受未至吾
弗迎兮旣往吾弗咎懷明德之在己兮恥流俗之狂獗若默□□而行正兮惡
夫飾貌與多言示狙猿以周禮兮競叫噪以□固歎知我之無人兮嗟斯道之
難遇何朱氏之好修兮先□□之中情敢靜學之嘉名兮銘齋居而服膺賢聖
匪降自□兮脩道以立成尙慎終以弗怠庶言之可徵

原多
缺誤

憫知賦哀葉廷振

塊居幽而處獨兮藐昧陋而違屯視冥芒而無覲兮聽曠暘而無聞疲精思於
編簡兮馳志慮於遺文悼往古之莫吾與兮愧當今之莫吾親夙吾秉茲姱志
兮拙宇內而求友□既高□□采兮亦微容而寡受紛瓌琦之豈無兮逞珍麗
之叢揉驟而俄踣兮或始揚葩而遽朽焚芸芸之易逝兮莽悠悠其何之恍晤
言之猶新兮倏墓草之已滋睇昊天而太息兮俯長川而增悲望斯人之不淑
兮慨吾道之將微惟□素之靈霄兮美之子之挺秀質韻醇篤敏兮父師申之
以告詔博載籍之淵粹兮騁俊力於文囿鉤羣言而交貫兮迴孤舉而□奏應
薦書於辟雍兮再而再進卻曰吾慮道之未脩兮行吾志之靡獲衆喧闐以街
鬻兮競攘竊而不乍苟得之以爲宜兮失怨悱而不釋快庸目之矇眊兮機詐
陳而自賢蘇腐櫟以爲芳兮譽沉檀而斥龍涎進龜寶豆兮毀擣珍爲穢臚獻
蒯臬以爲領兮謂錦纈可直履舞山雞以效祥兮威鳳羞而□羽旣自欺以惑
世兮世亦安之而不顧孰若子之誠一兮□於名而實富在往歲之孟春兮斂
舒舒而來翔繩吾以儀則□□□□□□□□□□□□□□□□□□□□□□□□□□

惟青青之玉立俯漪漪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颿
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斑斑之鷓行
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薰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
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眦佳麗以褻雄據靜便而
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崗寓乎此身風徐來
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涼溢芳樽日穿漏以噴金水環迴而嗽
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裯或彈碁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
茗或聯句而鼎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
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冰將至擁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
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
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
復謝崇而慕閑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
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蝦而友麋鹿豈復對隆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

蒼烟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琳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命兮履薄臨
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疏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
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
曠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浦陽義門鄭氏十世之長仲德父以禮冠其從子杓及諸孫燧燾燿而以字爲
屬余惟冠禮之不行也二千年矣舉曠古久弛之禮而行之夫豈爲耳目之美
哉亦曰以古君子成人之道望乎子若孫爾上以古道望其身而不能以君子
自望謂之愛身不可也余欲四子者爲君子故因字以勉其德杓之爲用惟絲
是理字曰叔理欲其精敏不懈以周乎事燧以改火民用是資字曰允資欲其
致用於世而不爽於宜燾爲光明明不進乎上則不能遠字以允進使進乎善
燿者輝之著苟充其內則其輝也益遐而矚允充是字俾篤實其中而致其昭

也大余於四子蓋各有望焉不爲無意也四子也豈可不勉以違父師之志乎
祝辭曰加爾玄服維茲令辰匪飾其外貴乎成人昔未有知德或未備人曰童
子宜有不至旣峨爾弁而童厥心人謂之何責望也深一言之善終身行之今
字告汝維名是徵杓之爲器絲用以理解類析紛莫切乎此以理字杓其義孔
章用之於身旣要而詳天下庶事紘綸舛錯如絲之棼不可控索急之則亂緩
之則艱無爲則弛有爲則煩曷以治之其要甚寡知要則爲優於天下人心之
明與天地參何遠弗該何微弗涵養之以敬以澄其內制之於義以應乎外肫
肫其誠允烈其光如揭日月以燭四方以理庶事靡有滯失孰能致然大本旣
立絲身而家自家而推有以應物何適非宜曷以基爾聖賢之事勿謂難能與
汝不異○生民所資菽粟爲甚苟微水火曷以烹飪火之爲用與菽粟同此落
二句
古者用燧以寓政機榆柞桑槐各資其時字曰允資於義其可望爾致用比德
於火酒醴牲牢或可暫違一日匪燧民實阻饑凡此生民孰資以立蓋有君子
進其不及養之俾生導之俾成植其彝常牖其天明致用之功與燧無異何能

濟物是在材智爾欲爲燧惟德之脩有以資民民咸汝求人之有心孰不思善惟其無學所思不遠學以爲本篤行培之仁居義途勿怠於爲政飭於家洽比閭里暨躋於位惠澤彌溥率履弗越斯爲允資貴成厥躬賢者自期○惟古有訓冠爲禮始曷始於茲備服致美玄端而袒人必尤之佩而不冠則爽於儀致飾於外惟備之務盍思厥德寧有未具爾生名胄有伉其門曷以永家在爾後昆爚爲爾名光明是勉明不上進所及不遠字以允進以遠爲明匪字之美尙躬於行日之方升其輝耿耿愈進而崇無物不炳譬諸爲善其始甚微日進月升譽聞赫熹恆人之身望爲聖賢其功之難有如升天進而向上靡有弗至謂吾豈敢斯爲自棄天賦明命曷有不完久蔽而昏盍識其端人怠以嬉獨奮於學學功旣進乃亦有獲衆怯於善獨勇於爲善集於身進德之基勿怠其易勿畏其難勿移於昏惑於人言日有孜孜惟道是信緝熙於光明斯爲允進○古制名字以號其身匪欲務美以夸於人後之命名取義甚備能思而行猶古之意爾名爲燿燿爲輝光曷以字之允充孔臧惟天之運厥章爛然日月迭行星

辰炤宣天胡致斯陽體充實積中既久光華外溢地厚而廣克配乎天實翔乎中至文發焉其在聖哲煥其有章秩秩而陰煌煌而陽視於其身威儀甚都發爲辭令爲世大謨豈欲其然外施厥美道德內充不能自止至足而流至美而發雲蒸雨潤靡不暢達今爾何學稱茲嘉名苟能充之何德弗成出言則思聖哲是效舉足則思前武是蹈於親而孝而弟而兄自卑而尊無不敢承曰聖若茲我猶未及夫豈非人敢不汲汲仁覆天下智周萬彙吾獨何爲而有未至知之使明踐之使弘反求諸心使及於誠涵蓄既深遵養既美光耀旁燭孰之能禦世不知道習陋安卑聞師古人不訕則疑慎勿類斯勇往獨覺允擴充之匪聖焉學

釋思辭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子充奉使雲南十年而未復其冢子綬作思親之堂以寓其望慕之意而少子紳復爲賦以自閔其志切其辭悲讀之可以流涕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豈有紀極哉孰不樂乎孝養承事於安泰之時而不獲者命

也命非自我出者君子盡其所能爲而已矣其如天何哉余悼二子之志推其
故以釋之始發乎情而終歸諸命以冀其定焉辭曰悵獨往兮何所天廣地遐
兮道艱且阻鯨鱔據川兮陸有兕虎蠻之人兮不可處君不歸兮將安與我思
君兮我心勞苦楓楸葉暗兮霧沓冥毒氣漲天兮蝮狄又鳴蠻之人兮鳥獸噉
嚙被髮兮裸行血爲飲兮齒頰頰君之處兮誰爲明冠裳兮佩玉乘文駟兮蔭
華屋俊彥兮汝從倡汝和兮往余復愉樂兮恬康尊盛兮朗融曷不歸兮蠻夷
之中彼豈汝悅兮此寧不子容我思君兮意安窮翕翕兮俟俟汝閭兮汝里食
有黍稻飲有醴有豚兮有芹繳有鶉兮罔有鯉有子爲養兮羞服温旨望不還
兮悲莫止崇堂兮邃室陳壘兮肆几便心兮佚體眉壽兮樂愷君胡爲兮去此
我之思兮如水孰不安兮故鄉迤獨處兮蠻荒謂誰兮使然皇有詔兮孔明天
穹兮在上命在人兮昭章貴我兮賤我疇能違兮天常旣知命兮何悲聖不遇
兮矢言居夷秉至美之在余胡不可兮懌怡絲余兮季札夷之產兮睿哲諒何
所之無士兮道焉往而不合管蒯可以爲服草木實可以爲糧舍故鄉可無思

兮皇之恩不可忘恃聖明之大德兮終擴闢此殊方操吾節以來臨兮縱遲暮
兮何傷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七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
在天纏爲婺女之墟於墳籍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
真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之盛遂使山海
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啓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
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
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
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
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懿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
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庠之教夫成
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尙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

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尙念淳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建祖祠移族人疏

舉觴而酌先酒蓋思麴蘖之初秉耒必祀神農尙推粒食之始況夫人之眇質皆先祖之遺休堂構積累世之勞疆畛有無窮之利儻食焉而不察反二者之不如是以宗廟爲先著諸經禮有田則祭具列聖謨苟存仁義之心敢忽祖宗之祀余家爰自前宋以至於今上下三百餘年繼承一十五世雖絕續盛衰之互見而東西前後之分宗凡此比屋之人孰非初祖之胤然支分派別本源既遠而益疎世易人亡祀祭僅存而無統或苟簡而不循乎禮或怠惰而不當乎時盂飯盃羹曷寓如存之敬桑樞甕牖莫棲來格之神茲欲創建新祠合祀羣祖四時仲月有田者各伸報本之誠一姓亡親無後者咸享祔食之祭明同祖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盱江後學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晚學盧演輯訂

十世 孫忠奕

重編

十一世 孫振節

表箋 啓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
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一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

臣素無閥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

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繇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

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

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

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

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旣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

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宮華衣每裁於天府寵

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髣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

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

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

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荷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噓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

恁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

繼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

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祇奉恩言特頒名
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
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
爲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
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
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
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
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旣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
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
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
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飭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味本和平元
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

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脈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員較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覩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

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尙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

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攜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尙未完不敢上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盡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箋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

戶至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耄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褻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炤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恆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尙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效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卽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

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慚且感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卽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憊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卽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費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

之耳日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於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尙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黨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章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忤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

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褻嘉沒且不朽況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于正祇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

陳聞

于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諭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如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間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

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王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爲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却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覩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歆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戇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

辱吐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
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
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
庶幾松柏之操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啓

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知芝蘭公之非嫡
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
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
故妄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
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
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
害也公智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髮之見

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尙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羣縉有詩足爲外教增重贈蘭空詩匆匆未能攀和南洲玄極及張廷璧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壩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戚畹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爲喜況睿情篤於親親尙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唱酬必有新製宮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忤省己兢慚
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
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國之要以詩書爲養身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
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
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
之垂炤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
之褻大節美名百口被忻懽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草堂之尙存兒女候門指
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恩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
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
而陳善或有效於涓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旒扈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

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攜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較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卽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兩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絲

莫不共感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祇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恆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己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絲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比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賢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

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巍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炤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絲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

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彌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惓惓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爽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咸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肖尙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

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繇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陋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事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

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

代被服豈顧狷狷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繇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

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況其郡邑乎
欲名郡邑且不可況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
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
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
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羣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
乎蓋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
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
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
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
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
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
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
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

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於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繇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繇是歐陽氏之道著於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於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遊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

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曰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於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輿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

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不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忌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遇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於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既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某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凜然懼而怛然不自寧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

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柏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也成为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尙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之知所報與否不在執事也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三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閔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

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
好乖闊之情綢繆怵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
公後爲時宗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奧密鮮
與世接若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至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
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爲當世所推然揣
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既久年齒日
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
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痞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
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眊眩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
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
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
幸爲明時寬假得安一廛於畎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爲生民
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父執戟捍封疆清徼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

然而居充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而斂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絲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己摹傳行世先子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士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

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聚而兼有之者其溪上之遊乎某獨將爲□非□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之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然事物恆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已得之於胸中□不勝邪執事其謂之□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興歎不得生於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徵不□□猶興者況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諄諄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淳美其言猶以爲憂沉於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

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婺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菲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己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苦心至意非言可旣執事必能察之

原多缺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較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絲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繇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

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太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懼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倫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

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折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言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

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發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

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大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恆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力天與斯人以莫少□望之治□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圯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不□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言使之乎通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寧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

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行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己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己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麤爛久矣今天下嚶嚶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所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爲□□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己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

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繇今而求之賢者君子於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託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予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爲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爲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況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爲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

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閱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負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原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三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爲惠甚大竊自喜愛不能自休何者師友之道頽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爲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旣久情義相習兢兢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爲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衆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儻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

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寧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參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枉失於閑邪身旣死而羣黨

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

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功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醮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旣而觸物遇時輒哀旣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卽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於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

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友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雖不足以周知然考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徵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己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蓋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苟以先人之故而憐之

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諸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尙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忤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寧躍然恨不獲久待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旣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簡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盡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

固素所積蓄而亦陋鄙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闕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各年十二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寧回始獲拜於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温温乎其容甚與其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而卒此書尙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數人而已而又阻依事弗護拜謁床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也所守者恆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著

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遑遑不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豕在後而相追聞人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捉當道者輒驚懼汗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念先人已矣不可柰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則昭雪之其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比也彼竊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矣而不能久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

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固有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人彼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賞者此真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聲光烱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使得希此當復不恨況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立於世某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原缺

與潘可擇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於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旣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

維無繇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構無須
與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
無惑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卽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
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
出於恆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
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
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任同時也
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
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感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
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
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
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瘡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繇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力苟焉以釣名取寵謗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撫拾騫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驚駭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強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

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繇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詔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詔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詔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誑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喜執事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嘗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

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勦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閱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譬之夜光炤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

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修修德

過邑中為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繁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即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為庸眾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陋鄙為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為諛

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惡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諒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繇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於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辯禁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悱憤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尙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繇乎學者也僕雖疲駑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

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者寧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患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弔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廷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敘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特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疎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文甚久

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聞已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子寄來文章又皆
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慰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
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書僂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視愧恐誠不足當況
僕近年爲疾疾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身心之實病
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
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
誠有志乎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說辭亦
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
其爲人其所求傲齋之文聞之久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愧
而不敢出耳幸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乎
於僕之間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是僕私自試入道之
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

多出於利與私者亦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烏可得乎堯舜人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旣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旣而思其言蓋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恆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

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
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尙未盡通解況著之於
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
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
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
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
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
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者
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
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
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
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
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

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繇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歉未能卽動今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

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効所言綱目義例尋未入手尋得卽寄上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瘧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窳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一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尙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道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恆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

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踣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真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

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
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於無窮續周統於既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
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
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
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
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
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
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敘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
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
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
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
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

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況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忘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風土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絲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蘄一聞於

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

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繇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文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卽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尙留未到海上頗慰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

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序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疎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浣又得示悼觀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衰經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疔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

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尙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臥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柏燭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否獻歲欲往敝親家士友如嘉猷輩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翻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繇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敘述疇昔辭意閔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窈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況至於今又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反本真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汙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絲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攝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尙

